

革命故事会

8



上海人民出版社

革命故事会

第八期目录
一九七五年七月

闪光的青春

- 优秀红卫兵孔宪凤的故事 薛宣红(1)
赤脚理论家 陆健德(8)
竹海打蛇 唐荫鸿(22)
火眼金睛 包干辉(33)
机声欢唱 宗廷沼(45)
踏遍青山 王金法(53)

•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故事 •

- 函授大学生 施方(63)

• 田头小故事 •

- 顶真姑娘 曹石麟(72)
海滨新风 俞新铁 诸川(77)

• 评 论 •

革命样板戏故事好

——读《革命样板戏故事选段》第一集 朱 扬(82)

谈谈《海滨新一代》的语言特色 李汝森(88)

• 创作体会 •

采矿·冶炼

——写作《冲姑娘》的点滴体会 黄宣林(92)

革命故事会

(8)

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 字数 64,000

1975年7月第1版 1975年7月第1次印刷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 绍兴路5号)

统一书号： 10171·481 定价： 0.18 元

闪光的青春

——优秀红卫兵孔宪凤的故事

沪东工人文化宫创作组 薛宣红

今年五月三十日，上海郊区南汇县祝桥公社凌路六队的打谷场上，学农战士正在忙着脱粒、过磅。这时，从东面田埂上奔来一个女青年，上身穿件旧军装，腰间束条宽皮带，长面孔，高鼻梁，两条短辫子翘在耳边，显得有楞有角，英姿飒爽。她就是本溪中学七六届八班学生孔宪凤。孔宪凤来到打谷场上，朝四面一看，把正在过磅的女同学小陈拉了过来：“小陈，大田要肥，阿昌伯他们在撒猪粪，我们快去帮忙！”“噢！”小陈和宪凤一样，都是第一次来农村，啥叫猪粪，还不清爽。但是，孔宪凤处处挑挑重担，对小陈教育帮助很大，现在宪凤来叫她，她跟了就走。

两人来到田头，一股又酸又臭的气味直刺鼻子，小陈不觉皱起了眉头。宪凤踏进田里，挽起衣袖，伸手就撒。阿昌伯一看赶忙拦住，半开玩笑地说：“毛头姑娘真是毛手毛脚，人家讲：撒过猪粪一双手，起码要有三日臭。你们在打谷场劳动不是蛮好嘛，到这里来做啥？”“阿昌伯，贫下中农不怕臭，我们也不怕臭。”宪凤转身将捧起的猪粪递给小陈。小陈被猪粪的臭气熏得头发胀，胸发闷，她双手一缩说：“阿昌伯叫我们到打谷场劳动，不是一样锻炼吗？”

宪凤见小陈不肯接猪粪，心里很生气，想问她：学农还怕

臭！话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宪凤想起小陈到农村半个月，进步很大，雷锋同志说过：对同志要象春天般温暖，我应该好好给她讲道理。阿昌伯为了照顾她们，又说：“宪凤，你们在打谷场劳动汗水也没少流，十分劲头使上了十一分，伲贫下中农看在眼里，喜在心里，撒猪榭实在太脏了，快走吧，这里有我们！”说着要夺宪凤手里的猪榭。宪凤闪过身子，认真地把猪榭撒在田里。她边撒边说：“阿昌伯，猪榭是臭，它却能使庄稼茁壮成长，还能帮助我们清洗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阿昌伯，你就领着我们战斗吧！”

面对这样的年轻人，阿昌伯还有啥好讲呢。小陈听着宪凤语意深长的话，看着她和贫下中农一样用手撒猪榭的行动，也慢慢地卷起袖子，学着撒起猪榭来。

吃过夜饭，学农战士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宪凤和小陈结合学习《伟大的创举》，漫谈着劳动的体会。宪凤指着列宁的著作说：“小陈，学生来学农，就象列宁在这本书里说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开端。这是比推翻资产阶级更困难、更重大、更深刻、更有决定意义的变革的开端……小陈，我们下乡来学农，是走在通向共产主义的‘五七’大道上，不是一般性的锻炼。革命青年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就要自觉改造世界观！”

正在这时，有线广播突然响起来：“请注意，请注意，刚才接到中心气象台紧急预报，今晚将有雷雨、冰雹出现！请各生产队及时作好准备。”广播声音刚落，门外“当当当”响起了急促的钟声。宪凤对小陈喊了声：“快！”拉开门就冲了出去。打谷场上，老贫农阿昌伯和社员们早已赶到，大家争先恐后地把一筐筐麦子抬进仓库。孔宪凤恨不得一口气把麦子全部搬完，她将两只箩筐叠在一起，“嗨！”拿出全身力气朝仓库搬去。有

个贫农社员迎面奔来：“阿昌伯，大田里还有许多麦子没挑回来，快派人去！”“噢！”阿昌伯及时组织劳力，带了大家朝大田走去。这消息被宪凤听到了，她想到雷雨就要来临，时间就是粮食，从墙角边拿过一根扁担，紧紧跟在阿昌伯后面。一到麦田，宪凤一扁担挑起两大捆麦子，足足有一百十多斤。但她毕竟是个十六岁的小姑娘，又是第一次下乡。麦子还没有离地，扁担却从她肩上滑了下来。阿昌伯回头见宪凤挑这样重的担子，着急地说：“啊哟，你们初到农村，这样拼命干，过分吃力会生病的！”说着要给她把大捆麦子拆散，宪凤坚决不肯。她心想：今天不学会挑担，今后怎么扎根农村？就说：“阿昌伯，贫下中农吃力不生病，我吃力了要生病，正说明我需要锻炼。”说着，她嫌脚上穿的新套鞋太大，走起路来东歪西溜使不上劲，就脱下套鞋赤了脚，咬咬牙，挺挺腰，将麦子挑进了仓库。阿昌伯眼望着这样的接班人，从心底里说：“真是工人阶级的好后代啊！”经过大家努力，赶在雷雨之前，麦子全部搬进了仓库。

宪凤和小陈回到宿舍，两个人都象河里捞起来一样，湿透湿透，分不清是汗水还是雨水。这时候，屋外雨点变成了冰雹，冰雹小的象蚕豆，大的象土豆，滴滴答答落在屋面上。

冰雹雷雨声中传来个消息说：“男宿舍屋顶被打坍一角，被头也打湿了。”孔宪凤一听，马上把床上的被头一卷，裹上塑料布就要往外冲。“宪凤——”小陈喊了一声。“小陈，男同学的被子打湿了，晚上睡不好，就会影响他们学农。学农是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大道，我们要团结起更多同学一起战斗！”说完，不顾雷雨、冰雹，一个冲刺，直往男宿舍奔去。宪凤走了，“我们要团结起更多同学一起战斗”的这句话，却象响雷

一样在小陈耳边轰响。这时她想起了学农前夕的一桩事——小陈从未离开过家门，农村劳动又比较艰苦，她以母亲患高血压病为理由，向老师申请留在上海。这事被宪凤知道了，她帮小陈串连了大楼里的妈妈、阿姨，照顾好她母亲，又拿出欢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时和小陈一起扎的鞋底，从扎鞋底谈起，谈理想，谈前途，谈学农的意义，还讲了雷锋的故事。在宪凤的帮助下，小陈来到了农村。一路上，宪凤处处关心她，帮她背行李，把好的铺位让给她，自己却睡在门旁边……。现在小陈明白了，宪凤这样关心自己，是“要团结起更多同学一起战斗！”今天，宪凤拖了自己一起撒猪场，是对自己政治上的爱护。小陈想到这里，心头象八级大风的海面翻滚不息，她拿过一块塑料布，向头上一披，冲进雨里，朝男宿舍奔去。

孔宪凤来到男宿舍，男同学刚把打漏的屋角补好，大家看到宪凤送来的被头，心里热乎乎的，但是谁也不肯接受。“宪凤，被头一人一条，给了我们，你们盖啥？”小陈冲进来说：“我们两人合盖一条。”宪凤见小陈积极支持自己，张开双臂把小陈抱住。小陈也激动地向大家汇报了孔宪凤怎样用“团结战斗”的革命道理启发、教育自己。同学们听了都很感动。有的同学身上的劳动衣裳，还是孔宪凤在出发前给补的。大家望着衣裳，看看被头，感到战斗集体非常温暖。这时，阿昌伯、老师、同学们都闻讯赶来，送来的被头越来越多。同学们在孔宪凤的带领下，掀起了学雷锋活动的热潮。

六月三日清晨，孔宪凤四点钟不到就起床。她想：近来，伙房工作的同学很辛苦，她们学习雷锋，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为了支援挑河泥的战斗，她们把茶水、饭菜送上工地，每天还要起早赶七、八里路去买菜，所以宪凤就一早

起身，代她们去把菜买回来。回来以后，又投入了军训和挑河泥的劳动。她的行动对炊事班的同学鼓舞很大。九点多钟，炊事班小李和小周利用开过早饭后的空闲时间，去帮挑河泥的同学洗衣裳。两人到宿舍里东寻西找，收集了两面盆衣裳，来到池塘边。池塘边斜坡上被水溅湿了，特别滑。小李赤了脚，手捧面盆刚刚蹲下来，想不到脚底一滑，人从斜坡上滑进了池塘。人一下去，水就没到下巴。小周急得高声呼救：“快来人哪，小李掉进池塘啦！”

这时，孔宪凤正在劳动，听到喊声，直朝池塘奔来。她见小李的头在水里冒了一冒，就直往下沉，也顾不得自己不会游泳，便毫不犹豫，“扑嗵”跳了下去。宪凤一把抓住小李，使劲把她往池边推。小李一露头，一把抓住池边的野草，不料，草被连根拔起，小李又一次滑进池里，而且把身后的孔宪凤撞向池心。池塘并不大，池心非常深，足有两米多。此时此刻，小李和小孔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在这关键时刻，小孔把生的希望让给战友，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她屏住气，使劲抱着小李一条腿，用尽全身力气把她托出水面。小李得救了，而孔宪凤的双腿却被淤泥陷住沉入了池底。这一托一沉，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为救战友牺牲自己的英勇壮举！这一托一沉，是对刘少奇、林彪一类鼓吹的“活命哲学”、“利己主义”的有力批判！这一托一沉，谱写了一曲学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共产主义献身的壮丽颂歌！当大家把孔宪凤救上岸时，小孔的呼吸已经停止，生命处在垂危之中……

这时候，赤脚医生拿来急救药。阿昌伯背来大铁锅，把小孔倒伏在铁锅上帮她吐腹水。工宣队老师傅见她口不张、心不跳，就口对口进行人工呼吸。这时候，老师奔过来：“电话打



英雄舍身救战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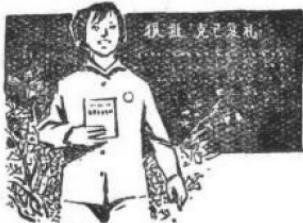
(解放日报供稿)

通了，快送医院！”贫下中农和同学们把孔宪凤抬上门板。公路上开来了救护车，“当当当，当当当……”救护车飞快地开进了医院。医院里已经作好一级抢救准备。

这时，被孔宪凤救起来的小李醒过来了，她听说宪凤为了救她，生命危险，已送进医院抢救，心里象火烧一样，急忙爬起来，在小陈陪同下奔进了医院。她紧紧拉住医生的手说：“她是为了救我，你们一定要想办法救活她啊！”可是，由于水呛进肺叶，造成了严重的肺水肿，宪凤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为救战友，优秀红卫兵孔宪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小李和小陈禁不住扑向英雄的遗体。小李想着，宪凤用她宝贵的生命换来了自己的第二次生命。小陈想着，自己在宪凤帮助下一步步前进的过程。贫下中农和革命师生冲进急救室，扑在英雄的遗体上，一个劲地呼喊着：“孔宪凤！孔宪凤！”“孔宪凤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阿昌伯揩了揩眼泪对大家说：“小孔牺牲了，为了共产主义事业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她的遗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小李揩干眼泪，把辫子往后一甩，咬着牙一字一句说：“我要读英雄没读完的书，走英雄没走完的路，做英雄没做完的事，沿着英雄成长的道路前进，让英雄给我的第二次生命，焕发出共产主义的光芒！”这真是：

“五七”路上炼红心，
团结战斗展前程，
挥泪继承英雄志，
誓做革命接班人！



赤脚理论家

陆 健 德

金三婶这几天一日到夜笑咪咪，咪咪笑，为啥？因为找了个称心如意的好媳妇，名叫聂水珍，她学习认真、思想进步、劳动积极、手脚勤快，真是远近闻名。你听，天刚刚发白，灶屋里已经传出“稀哗稀哗”的刮锅子声音。“水珍啊，你昨夜看书学习，半夜才困到床上，今天为啥起得这样早？烧粥也用不着天不亮就起来呀！”金三婶自言自语着，再也困不着了。她连忙起身到灶屋里去帮忙。可是，走进灶屋一看，却是乌黑洞洞，无影无踪。看看锅子，已经刮好，摸摸灶头，粥也烧好，可是人呢？三婶到水珍房里看看，没有，朝河滩头望望，也没有。真是不见媳妇，急煞阿婆。金三婶连忙出门去寻找，一只脚刚刚跨出门口，恰巧东宅富裕中农金老贵的儿子茂春迎面走来。那茂春劈面问她：“三婶，水珍姐起来了吗？”金三婶说：“喔唷唷，真是陌生人问了个过路客，我也正在寻她呢，你找她做啥呀？”“有事情。”那茂春说完转身跑掉了。

那末，水珍到底到哪里去了呢？喏，你看，队里仓库房的东山头下面，站着个高挑挑、结墩墩的年轻妇女，面孔红堂堂，眼睛明晃晃，穿一件毛蓝土布上装，戴一颗金色毛主席像章，威武英俊，她就是金三婶过门不久的媳妇聂水珍。水珍手提

铅桶刷帚，正想动手刷墙。她阿是泥水匠？不是。那怎么来刷墙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水珍在娘家时，就是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辅导员，现在结婚来到了金星生产队，大队党支部委员兼金星队贫协组长志远大伯对她说：“水珍啊，你认真看书学习的好作风要带过来、传开去，可不能藏在肚里、闷在心里啊！”水珍笑着说：“还得靠大伯多多帮助。”这时，正好开始了批林批孔运动，水珍朝志远大伯说：“大伯，我们搞一个批林批孔理论学习组，你看好不好？”志远大伯一拍大腿说：“好啊，我也算上一个。”他们又吸收了桂秀、茂春等几个青年一道参加，理论学习组的架子就搭起来了。小组一成立，水珍就领着大家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钻理论，写心得，批判孔孟之道，向林彪、孔老二猛烈开火。她还盘算着，最好有个战斗阵地，搭专栏棚吧，费材费料的；买大黑板吧，不是一元两元钱就能办到的。她看看仓库房的东山墙，倒是个好地方。就想到用锅锈灰涂一涂，弄一块土墙报，登些大批判、小评论，既经济，又实惠。所以，今天一早，她就干起来了。水珍本是个快手脚，现在她把锅灰抹抹细，掺上水，调一调匀，袖管捋捋起，爬上凳子就刷起来了。“刷——刷——刷——”正刷着，后面有人喊她：“水珍姐。”水珍转过头来一看，原来是茂春。看他满脸气呼呼的样子，水珍便问：“茂春，有啥事体？”茂春说：“哼！有人说我们全是些赤脚毛手的种田坯，墨水没喝足，脑子实笃笃，也想学理论，批圣人，毫毛也休想碰一根。”

水珍一听这些话，心里也窜上了火。她连忙追问：“茂春，这话听啥人说的？”“反正有人说，我爹也不许我参加理论小组，还说这是瞎胡闹。”

水珍一听，感觉到成立理论学习小组，阻力还不小。她跳下凳子，走到茂春身边，无限深情地说：“茂春弟弟，我们确实都是赤脚毛手的普通社员，识字不多，孔老二那些之乎者也，我们也陌生。可是，他们那些歪理，哪一条不是地壁蛇嘴里吐出来的毒汁？我们要批倒他们，光靠恨没有用，毛主席早就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不学理论，就不能批透那些歪理；批不透，我们干革命就容易受骗上当走歪路。这么要紧的事，怎么说是瞎胡闹！人家笑我们赤脚毛手，碰不了‘圣人’一根毫毛，我们就是要做赤脚理论家，把他们批倒批臭，踏在脚下！”

茂春在一旁听着，觉得有理，挥着臂膀说：“对！我们要冲锋不止，决不退却！”水珍点点头说：“好。对那些胡言乱语，我们还要追查清楚。”

茂春一走，水珍继续刷那个土墙报。刷刷刷，没刷几下，忽听得背后有人大声说：“哎，你弄这个，怎么瞒着我老泥水匠！快放下，我来，我来。”原来是志远大伯。他抢过刷帚，跳上凳子，“沙哗沙哗”刷了起来。边刷边朝水珍说：“大队党支部认为我们的理论小组办得对，要坚持办好，逐步扩大，要求我们把学、批、联合起来。党支部还指出：当前阶级敌人对我们批林批孔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千方百计破坏捣乱，我们要提高警惕，跟他们作针锋相对的斗争。”水珍听说大队党支部支持他们的理论学习组，心里非常高兴，信心也更足了。

这时候，水珍的婆婆金三婶寻来了，叫水珍赶快回去吃早饭，吃过早饭替队里割青草积肥，要争取多割青草多积肥，为夺高产、广积粮多作贡献。水珍看看志远大伯已经把墙报刷好，就跟志远大伯打了一个招呼，和婆婆一道回去了。

婆媳俩一前一后走着，只见迎面走来一个老头子：瘦骨嶙峋斜肩胛，冗长面孔尖下巴，横眉毛，豌豆眼，穿一件老式对襟旧短衫，胸前一行又密又大的钮扣特别显眼。他一边走，一边“嚓扑嚓扑”抽着旱烟。见了三婶婆媳，连忙点头招呼：“喔唷唷，三婶，你早啊！这个——新过门的媳妇？哦，好啊！我是正要找你们呢？”水珍早已知道这个老头是个地主分子，名叫周怀古。就冲着他说：“周怀古，你有什么事？”

“喏，这个，嘿嘿，为这个。”周怀古拍拍口袋，从里面摸出一本没有封面、发了黄的《论语》，满脸堆笑地说：“我早听说你当上批林批孔理论组组长哩。这本书呀，老古董，我那老太婆做了鞋样书。我跟它早已一刀两断！水珍，你们不是要批判它吗？喏，交给你们去批吧，嘿嘿，去批吧。”说着，将书交给水珍，转过身去，却暗暗地冷笑一声，心里说：“嘿嘿，连句子都读不通，看你们能批倒它！”水珍响响亮亮地朝他说：“我们不仅要批书，还要批你那脑壳子里的反动思想哩！”周怀古连声说：“是是，是得批判，是得批判。”一连说了七八个“是”字，掉转屁股走了。

水珍早听志远大伯说过，周怀古是队里唯一读过古书的老儒生，平日里，这家伙立场顽固，思想反动，常常说些借古讽今的话，散布今不如昔的谬论。今天，怎么一反常态，把坏书交出来，真的老实起来了吗？不，不能被他的假象所迷惑，要提防着他！

不说婆媳俩回家去，只说那周怀古一路蹒跚地走去，来到东宅富裕中农金老贵家门口，只见金老贵正在堂屋里悉悉索索搓草绳，就过去跟他搭讪说：“老贵弟，早饭吃过了吗？”金老贵爱理不理地瞅他一眼，一声不响，继续搓草绳。周怀古把

烟管朝地上笃笃笃磕了磕：“俗话说：末等生意搓草绳，赚来钞票灌不满酱油瓶，怎么不寻些别的事做做……”

这回金老贵开口了：“唉，这年月，赚活络钱的路条条堵死啦，还能做啥呢？”“哎呀呀，路多着呢，看你会不会寻。”周怀古顿了顿，眼朝四周扫了扫，挨到金老贵身边，咬着耳朵说：“我那个朋友又要开船进城罗，你这趟阿有啥东西带出去？芝麻黄豆啦，糯米蚕豆啦，落花生土豆啦，价钱都比这里大好几倍。”金老贵一听这话，兴趣顿时来了，眯花着眼问：“真的？啥时候开船？”周怀古说：“再过两天，你先把东西准备好交给我好了。”说罢，跨出门槛回去了。

金老贵本来是个见钱眼开的人，现在听说有多捞钞票的门路，连忙翻缸倒甏，开箱出柜，把家里的芝麻、蚕豆、糯米、花生等小杂粮，称了称，放在一个竹箩里，背着出门去了。走到场上，劈面碰着儿子茂春。茂春挡住他问：“爹！你背这些东西到哪里去？”金老贵瞪他一眼说：“你管不着。”推开儿子，径直朝外跑去。

这天晚上，水珍又召集理论小组学习讨论，地点就在水珍家里。一吃过夜饭，志远大伯、桂秀、茂春等人都来了。水珍的婆婆金三婶要求做个“旁听生”，水珍笑着说：“欢迎欢迎，我们小组还要招收新生呢！”

学习一开始，茂春突然提出一个问题：“据说孔老二有弟子三千，得意门生七十二。究竟是哪七十二个得意门生？”桂秀抢着说：“唷，你提的问题好古怪，恐怕书上也找不到吧！”茂春摇摇头：“不对，有人告诉我，书上有记载的，我正想下功夫查一查呢。”

水珍一听这话，觉得有点不大对头，连忙追问：“茂春，这

话是啥人对你说的？”“周怀古对我说的。”一听周怀古，水珍顿时警觉起来，她想起周怀古白天送书来的事，她对大家说：“我们批林批孔，批的是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复辟倒退的反动纲领，批的是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用来欺骗劳动人民的反动没落的孔孟之道。我们成立理论小组为的是学好革命理论，深挖林彪的反动思想根源，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如果我们钻牛角尖，摸暗弄堂，就会上阶级敌人的当，走到邪路上去。”水珍说到这里，把周怀古白天送来的那本发了黄的《论语》拿出来放在台上，指着说：“你们看，周怀古几十年来一直藏着这孔老二的破烂货，今天却把这书交出来，他真的跟反动思想一刀两断了吗？不是！他拿出这本书来，想用假象迷惑我们，想用这本书难倒我们，还想引诱我们啃死书，钻牛角尖。但是，他只能是枉费心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贫下中农是迷不住、难不倒、骗不了的！我们要学好革命理论，针对他们的黑论点，联系阶级斗争实际，批得他们体无完肤。”

“对！”志远大伯赞同说，“我们学习理论不能停留在书本上，要联系实际批判。就说那周怀古，他何日何时不想搞复辟？”金三婶气愤地说：“这家伙不单自己想复辟，还想牵着别人朝资本主义暗弄堂里钻呢！”

茂春听了水珍、志远大伯、金三婶的一番话，觉得很有道理，连忙站起来大声说：“周怀古拖人下水，我爹也受了他的影响啦。今天，我看我爹背着芝麻黄豆等东西，不知到哪里去，一定是托人带到城里去搞自由买卖，走资本主义道路。”

茂春提出的问题，引起了水珍的重视，她想：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过的自由买卖歪风又有了抬头？这是复辟倒退

的一个表现，必须狠狠批判。她提议说：“我们写一篇小评论登上墙报，狠批‘克己复礼’，也给那些热衷于搞自由买卖的人敲敲警钟，大家说好不好？”“好！”众人坚决支持。当夜散会以后，水珍根据大家的意见，连夜动手写小评论。她查字典，翻资料，从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写起，指出复辟倒退的危害，联系当前社会上复辟倒退的现象，作了深刻的批判。小评论的题目叫《决不容许复辟倒退》。

第二天，那篇小评论就登上了仓库东山头的土墙报。小评论一写出去，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轰动了全小队，大家纷纷前来观看。看过之后，十有八九都说写得对，写得好。

话说富裕中农金老贵，全队倒数第一个前来观看。吃过饭，他倒背着手一个人踱来了。走到墙报跟前，只见地主分子周怀古瞪着豌豆眼，也在那里一字一句地“研究”。金老贵本来认不了几个字，现在看见周怀古也在旁边，便过去碰碰他的手肘，说：“喂，你念一念，这上面都写的什么？”周怀古吓了一跳，见是金老贵，才定下心来。豌豆眼骨碌碌转了几转，想出了一个恶毒的奸计。他故作姿态说：“老弟啊，这上面全是骂你呀！”“骂我啥？”“骂你财迷心窍，想发财，搞自由买卖，跟孔老二、林彪一个样。”“啊！是啥人喝了墨水呀，做，平白无故乱骂人！”“哎，不能这么说，人家批林批孔，大本事，你不要随便瞎哼哼。”“怕什么！哼，批林批孔也不兴骂人呀！我倒要找水珍评理去。”“你可知道，水珍如今是理论家，大组长，你去碰她，……”“笑话！老大一把年纪了，怕一个刚来乍到的女人家？！”

周怀古几句话，象火上浇了油，那金老贵越说气越大，捋捋袖子，迈开大步“噔噔噔”去寻水珍评理了。水珍不在家，金